

明珠缘

（下）

（明）佚名 撰

西藏人民出版社

内容提要：

古往今来。青史上分明实写。请君看。贤奸忠佞。
何曾假借。震主威权名赫奕。倾人机械魂惊怕。想胸中犹
觉志难伸。一人下。忠义士偏遭叱。凭□泪休频洒。
看尘开镜照。云空日射。事败族诛群一快。棺开尸戮谁能
赦。叹小人枉自逞英雄。千秋骂。
盖闻三皇治世。五帝分轮。君明臣良。都俞成治。故成中
天之泰。后世君□臣骄。上蒙下蔽。遂成天地不交之否。世运
草昧。生民涂炭。祸患非止一端。然未有若宦官之甚者。
盖此辈阴柔之性。悍厉之习。与人主日近日亲。始则牵连
宫妾。窥伺人主之意向。变乱是非。既则口□天宪。手弄王章。
威权盛极。不至败亡不已。若汉之十常侍。诛戮缙绅。流毒内
外。

明珠缘

（二）

（明）佚名 撰

出版社：西藏人民出版社

书号：ISBN 7-223-115-6

版权所有：北京烨子工作室

类别：言情小说

出版时间：2005-3-12

字数：23万

明珠缘

二

目录

第二十六回	刘鸿儒劫狱陷三县 萧游击战败叩禅师.....	3
第二十七回	傅应星奉书求救 空空儿破法除妖	12
第二十八回	魏忠贤忍心杀卜喜 李永贞毒计害王安	21
第二十九回	劝御驾龙池讲武 僭乘舆泰曠行香	31
第三十回	侯秋鸿忠言劝主 崔呈秀避祸为儿	39
第三十一回	杨副都劾奸解组 万工部忤恶亡身	50
第三十二回	定天罡尽驱善类 拷文言陷害诸贤	59
第三十三回	许指挥断狱媚奸 冯翰林献珠拜相	69
第三十四回	倪文焕巧献投名状 李织造逼上害贤书	78
第三十五回	击缙骑五人仗义 代输赃两县怀恩	87
第三十六回	周蓼洲慷慨成仁 熊芝冈从容就义	97
第三十七回	魏忠贤屈杀刘知府 傅应星忿击张金吾.....	105
第三十八回	孟婆师飞剑禳奸魄 魏忠贤开例玷儒绅.....	115
第三十九回	广搜括扬民受毒 攘功名贼子分茅.....	124
第四十回	据灾异远逐直臣 假缉捕枉害良善.....	131
第四十一回	泉奴卖主列冠裳 恶臣媚权毒桑梓.....	140
第四十二回	建生祠众机户作俑 配宫墙林祭酒拂衣.....	151
第四十三回	无端造隙驱皇戚 没影叨功拜上公.....	162
第四十四回	进谄谀祠内生芝 征祥瑞河南出玺.....	172
第四十五回	觅佳丽边帅献姬 庆生辰乾儿争宠.....	181
第四十六回	陈无郎幻化点奸雄 魏忠贤行边杀猎户.....	189
第四十七回	封三侯怒逐本兵 谋九锡妄图居摄.....	199
第四十八回	转司马少华纳赂 贬凤阳巨恶投环.....	209
第四十九回	旧婢仗义赎尸 孽子褫官伏罪.....	220
第五十回	明怀宗旌忠诛众恶 碧霞君说劫解沉冤.....	230

第二十六回

刘鸿儒劫狱陷三县 肖游击战败叩禅师

诗曰

妖人簧鼓害东林。贪命无谋泣请纓。

渔色渔财皆利己。盈城盈野不聊生。

正为一时修夙愿。至今三县泣残民。

将军鼠窜几无命。差有禅关可避兵。

不说田知县差人拿刘鸿儒。但说玉支和尚与跛李头陀兴妖

作祟。在九龙山越发大肆猖獗起来。引得那一班愚夫俗子信以为真。四方响应。千万景从。一日玉支引鸿儒到大殿上，命跛李将法水一喷。传谕大众上堂。共照真主。众人团团围看。但见到刘鸿儒：

头戴冲天翼善冠。身穿蟒龙赭黄袍。腰系蓝田碧玉带。脚踏金线无忧履。手执金镶碧玉圭。俨然东岳长生帝。浑仗文昌开化君。

众人齐声道：一个皇帝。一个皇帝。跛李道我自海外皇气中来。帝星明于青徐分野之地。我在此三年。今日始遇真主。你们俱是从龙辅佐的。且回去。明日分班来照。都拥着刘鸿儒回到方丈前坐下。跛李喊道玉支。此是甚么时候了。还不出来议事。玉支笑着出来道。日期近了。还有何说。那刘鸿儒如泥坐木雕的一般。莫知所措。只见一个斋公名唤黄统说道：如今虽是天数。但无兵将。安能成事？玉支道有有有。·4·

目下俱来也。叫取斋簿来。管事的将簿子呈上。又叫鸣鼓聚众。一同来到殿上。玉支道数皆前定。你我俱是一会之人。富贵福禄。各人分定。强勉不得。尔等愿留者可到池边去。照各人的官爵。不愿者即今便行。不可在此搅扰。那些愚民前被镜子照过。早已感动了。今又照出真主来。便各思做官图富贵。没一个不肯去照。于是齐声道。弟子等蒙老爷教诲。众人皆情愿辅佐老爷。官禄大小。各听天命。何敢妄求。玉支道既汝等齐心。须照簿上次序。十名一班去照。文武官爵各注在本人名下。若无官爵者。亦不必烦恼。众人应声。逐一点名。随着跛李往照。去了少刻。只听得一片笙歌细乐。迎着一簇妇人往西首静室里去。人传说道照出三宫皇后来了。

中宫是也淑英。东宫姓缪。西宫姓梁。俱是有丈夫的。此时也顾不得他丈夫肯不肯。竟自送到刘鸿儒房里。听其受用。随后跛李拿出几个簿子来。对玉支道。照出文官四十二员。武官五十一员。其余头目不算。文官以叶晋黄统为首。武

将为首四员。一人叫做龙胜。果然生得魁伟：
虎头燕颌气昂藏。凛凛身躯八尺长。
惯使钢鞭多勇猛。纵横到处不能当。
一个名唤戚晓。原是戚总兵的家丁。却也生得十分骁勇。
胆大心强志气高。冲锋入阵夺头标。
家传韬略人争羨。却是东莱产俊髦。
一个姓车名仁。陕西人。生就一身斑纹。也是一条好汉。
生成虎体锦斓斑。炯炯双眸贯斗寒。 ·5 ·
赤发黄须真异像。双刀举处没遮拦。
一个就是东阿人。姓陈名有德。其人生得身材瘦小。却也
狡捷：

凹鼻尖头两眼圆。身轻捷便胜猱猿。
飞墙走壁浑闲事。万马军中敢占先。
玉支将四人用为头目。选内中精健者。分作四队。往前山
操演。就令防守山场。不许闲人出入。恐传扬出去。且治酒与
真主并三位皇后贺喜。正在分派未了。忽有人报道邹县有差人
来了。刘鸿儒忙起身躲避。跛李道放他进来。却是四个快手。
四个皂头。气昂昂的走进来。黄统陪他们坐下。茶罢问道。列
位到此有甚公干。一个道咱们奉本县田爷之命，来拿刘鸿儒的。
黄统道：

刘鸿儒久不在此。二月间往徐州买米。至今未来。一个快
手道胡说。他的妻子现拿在县里招出。他在此做会。可快叫他
出来。你们各散的好。不然滚汤泼老鼠。
一窝儿都是死哩。管事的摆上斋来。众人不吃。黄统再四
央求。才做张做势的吃了些须。取出四十两银子出来道。委实
不在此地。这些须薄敬。求列位笑纳。方便一二。众差人道方
便不得。张治胡镇巴不得快死了。监禁至今。他若不出来。
我们先带你等去回话。一个拿着铁绳就来锁黄统。众人忙
上前来劝。那起差人狐假虎威的。哪里睬他。只是乱骂。只见
跛李大叫道。公门中好修行。自古道与人方便自己方便。人是
果然不在这里。你们弄几两银子家去的。倒便宜。何苦这般凶
狠。一个少年快手骂道。你这饿不死的黄病鬼。也来硬嘴。连
这秃驴也带了去。就向前来锁。跛李笑道来来来。
一不做二不休。我到与你说好话。你倒来太岁头上动土了。 ·6 ·
众差人齐嚷道：是哪里来的这个野畜生。先打他个半死再
讲。

齐奔上前。跛李也不慌忙。掣出戒刀。将先上来的一刀砍
下头来。那七个慌得乱嚷乱窜。被众人一个个都拿下。跛李指
着骂道。本该都砍了你们的驴头。但官差吏差。来人不差。
我今且放你回去。与你那诈害百姓的狗官说。我们在这里
讲经教善。害他甚么事。他既诈了我们几千两银子去。又要来
拿人。刘爷可是他拿得去的。叫他把颈脖子洗洗来领刀去罢。
七个人战兢兢的抱头鼠窜而去。跛李叫人将尸首拖到后山
烧化。便请众人出来商议道。如今杀了差人。势不容已。可传

话吩咐四将。谨守山口。即令人往邹县东西两处探信。早晚必有兵来。我们好作预备。我去请两个人来御敌。说罢竟自去了。晚间仍置酒与三个妇人顽耍。鸿儒道不意弄假成真。把事弄大了。身家难保。屈陷父母妻子在狱。如何是好。心中忧惧不安。过了三日。跛李自外叫进来道。快些来接客。玉支同刘鸿儒等忙出门迎接。只见一男一女。骑着黑白二驴。

鸿儒上前施礼。二人下驴相见。迎入方丈内坐下。二人俱是道妆打扮。那男子是：

白袍四边沿皂。丝绦双穗拖蓝。手摇羽扇透天关。
一头上纶巾彻岸。颌下长髯飘拂。耳边短髻巧弯环。冲虚雅度出尘凡。堪作三军帅范。

那女子也是雅淡妆束：

玉质梨花映月。芳姿杏蕊生春。凌波点点不生尘。
卸却人间脂粉。素服轻裁白鲙。竹冠雅衬乌云。轻烟薄雾拥湘裙。小玉双成堪并。

二人俱是青年秀质。叙礼坐下。鸿儒道远劳二位仙师俯临。·7·

有失远迎。罪甚罪甚。敢问尊号。跛李道这位仙丈道号元元子。这位就是他阉君真真子。是我昔日海上的相知。叨在他爱下。故请来扶助真主。玉支道敢问尊姓。元元子道出野之人。不挂姓名于世久矣。只称贱字罢了。茶罢摆斋。

跛李道探事的可曾回来。黄统道来了。邹县见杀了他差人。

便十分防守。已详上司请兵来剿。城门上严谨的盘诘哩。

前日张翰林往南京去的马牌。都是从城上□进去的。元元子道必须先发制人。事不宜迟。先去取了邹县。一则救取家眷。

二则取仓库钱粮以供军需。玉支道我已有计了。只须如此

如此。跛李道好计。此是初出茅庐第一功。即刻传令派人办起行头来起身。真真子便到内里去相见。却说田知县见说杀了差人。大惊道。这厮们敢于如此横行。其心大不善。连夜备成详文请兵征讨。一面拣选民壮士兵。把守城池。严查出入。盘诘奸细。又恐东阿土城难守。遂将县事托与县丞。他往东阿去料理。这县丞本是吏员出身的。倒也谙练。各事谨慎。昼夜提防。到第三日探马报道张翰林到了。离城只有四十里远。县丞便吩咐预备下程。打扫公馆。伺候传夫迎接。即已却不敢擅离。只在城下迎接。午后先到了三个家人。押着八抬行李。逐一查明进城。至将晚时。很多家人拥着一顶官轿。后随六顶小轿。十六匹马。一哄而入。县丞迎接到了公馆。

谒见过。复到城上查点更夫巡守。回衙犹不敢脱衣。只得

连衣而睡。到三更时。睡梦中忽听得一片呐喊之声。忙跳起来看时。只见窗子上照得如同白昼。只说是城中失火。忙赶出堂上。只见衙役报道不好了。贼兵已进城了。忙问道是哪里的贼。报事的道北门已开了。不知是从哪里来的。正说间。只听得外面一片响声。早有数十人抢入衙门内来。手持器械。打开狱门。把众囚尽行释放。四围火光烛天。县丞见事不谐。忙转身入·8·
内。不意隔壁察院衙内墙上跳下几个人来。手起刀落。将衙内

的人。不论男女。杀个罄尽。直到天初明时。刘鸿儒进城。才传令救火。将老母妻子安插后堂。复升堂聚众。诸将都来请功。原来昨晚之张翰林。就是玉支等着人收来的。

玉支跛李等也到堂上坐下。叫人把张治胡镇带来。二人战兢兢的跪下。刘鸿儒扶起道。为小子的事。连累二位吃苦。如今敢求同举大事。共享富贵。张治道小人是守分良民。如何可随你做这样事。黄统道田知县怪你二位卖法受赃。他得了银子。将二位过付的必要灭口。以表他之清廉。你不如随了我们以全性命。并可图下半世的快活。如今上司有甚分晓？

官兵单弱。谅无我们的敌手。惟二公上裁。二人逆料不能脱身。只得应允。玉支道今得了县治。可尊刘爷为主。我等序起爵位来。好行事。将公座移上暖阁。请刘鸿儒上坐。鸿儒道小子无德无才。焉敢当此大任。请哪一位老师为尊。小子执鞭可也。跛李大叫道你不为主。何人敢僭越。我们不过是紫微垣中小星。怎敢妄僭。遂把刘鸿儒抱上座位。按住。让众人上堂行五拜三叩首之礼。拜毕。鸿儒只得封玉支为左国师。元元子为右国师。跛李为护法国师。叶晋为左长史。黄统为右长史。龙胜戚晓为左右指挥。车仁陈有德为左右护军校尉。张治为冲锋将军。胡镇为破敌将军。母洪氏为太夫人。乜淑英为正夫人。缪氏梁氏为左右夫人。自称为冲天将军东平王。封真真子为执法仙师。其余文武待有功时。再行授职。

一面盘查仓库。修理官房。众人无妻室者。强娶民间妇女。

凡美貌者不论贵贱。有夫无夫。一概掳抢。正是：

乱杀平人不怕天。生民无计乐熙恬。 · 9 ·

深闺多少如花女。风雨摧残更可怜。

这个消息。传入东阿。那田知县惊得手足无措。连夜通报各上司。请速调兵征剿。上司正在议兵议饷未定。又被他连下了郛城汶上费县三处。山东淮徐俱皆震动。兖州徐州两处连忙发兵拒之。徐州营守备姓王。是个武进士出身。提了一千兵望沛县来。一路上打探。飞马报道。贼兵已抵下镇。王守备将人马扎驻夏镇山口。尚未安定。忽听得一声炮响。山坡下拥出一队人马来。但见：

人人虎面。个个狼形。火焰焰赤锦缠头。花斑斑锦衣罩体。诸葛弩满张毒矢。笔管枪乱逞新锋。当当响动小铜锣。狠狠思量大厮杀。

来了约有五六百人。不分队伍。横冲直撞而来。王守备传令放箭。谁知都是些市井无赖。游手好闲之人。何曾会上阵冲锋。况又走了一日。腹中饥饿。困乏了的人。一见贼势勇猛。个个都吓得手软脚麻。哪里挡得住。押阵的千把总。先自逃走。被贼兵四面围住。如砍瓜切菜一般。杀个尽绝。

只有百余名马兵保着王守备逃命。贼兵也不来追。只枪夺器械马匹而归。回去请功。叶晋道我们乘胜即去取徐州。顺流而下。驻扎淮安。以阻南北咽喉。大事就有几分了。元元子道

不可。徐州兵虽然败去。淮安乃南北重镇。有河漕两标重兵把守。不可轻取。且无退步。不如先取兖州为家。借现成王府。免得修造。那时或南或北。进退由我。跛李道仙师之言有理。遂拨龙胜张治领兵二千为前队。车仁胡镇为后队。亦带兵二千。元元子带副将四员二千兵为中军。戚晓引一千兵把守夏镇山口。邀截粮船。跛李同陈有德领一千兵取郯城。不题。且说兖州兵备道奉巡抚火牌。调登州营守备苗先。会同道标把总吴成等。领兵五千剿捕。巡道亦亲自出城扎营。俟各将参谒过。放炮起身。浩浩荡荡的往邹县来。不上五十里远。早有探马报道。贼兵到了。忙传令下营。苗守备在马上欠身道。待卑职先去冲他一阵。道尊道须要小心。

· 10 ·

守备应诺。催马上前。不上里许。贼兵早到。但见他：青出缺里。卷出一阵没头神。绿柳阴中。撞出许多争食鬼。扁扎头巾。尽蒙赤绢。鸢子半臂。皆插黄旗。簇拥刀枪似雪。飘摇旗帜迎风。人人勇健敢争先。个个威风思斩将。

苗先把枪一挥。众兵列成阵势。那贼兵本不按纪律。只是一字儿摆开。当先一员贼将。手挺长枪。跃马冲来。苗先忙上前敌住。战有三十余合。张治渐渐枪法抵敌不住。龙胜见了。舞刀来助。胡哨一声。贼兵齐上。把官兵阵脚冲乱。

苗先敌不过二人。只得拨马先走。众兵无主。各自乱窜。贼兵乘势赶来。遇着吴成的兵到拦住。各收军下寨。次日吴成出马。贼的中军已到。当不得他的兵多。官兵又折了一阵。巡道只得退入城中守护。贼兵齐集城下。四面攻打。城上矢石如雨。贼兵多伤。元元子叫且退去。晚间与张治商议道。我看此城破于反掌。只是连日日辰不利。七日后才是庚申日方可破。今日且去惊他一惊。遂于袖中取出一条树皮雕成的小龙来。口中念一个咒语。吹一口气。那龙身上生出火来。鳞甲皆动。冲天而去。少刻南门城楼上火起。元元子又令车仁领兵去南门呐喊擂鼓。城中惊得一夜不能安枕。及至天明。

见贼兵已退去了。午后探马入城报道。淮安发了两路兵来收复邹县。故贼兵退去。一路是庙湾营游击萧士仁。二路是淮安营参将王必显。共领一万兵来了。随后游御史领兵来接应。巡道方才放心。那萧士仁乃山西大同人。原是总兵麻贵的家丁。后以有功升到今职。经过多少大阵。军令严肃。兵皆整练。标下有三四十个家丁。都是能征惯战之人。次早方抵邹县城下。摆开阵势。听得城中炮响。早飞出一彪人马来。

· 11 ·

为首一员将官。头戴红锦抹额。身穿白罗袍。坐下黄骠马。手执钢枪。后面马上坐着一个头陀。身穿皂布直缀。手提浑铁禅杖。背上挂着三四个葫芦。萧游击问道。来将何名。贼将叫道。吾乃刘王驾下冲锋将军张治。前日杀得你们不怕。还来送死。萧游击骂道。你这些大胆贼奴。天兵到此。还不下马归降。自思改过。还敢胡言。提刀直取。二人斗有三十余合。张治卖个破绽。掩枪回马便走。萧士仁拍马举刀赶来。

只见那头陀舞动禅杖。放马来迎。让过张治。来斗萧士仁。略战数合。也拍马回身。萧士仁大叫道哪里走。驰马来追。那跛李等他追得将近。口中念念有词。吹哨了数声。背上葫芦中冲出一道火光来。直奔官军队里来。萧士仁忙叫退兵。须臾火光熄处。又是天昏地暗。对面不见人。飞沙走石。官兵首尾不能相顾。各自逃走。萧士仁伏在马上。不分南北。任马乱走。高高低低。走了半日。天才明亮。定睛看时。却是月光。但不知是何地方。只远远望见一座树林子。心中想道林子内定有人家。且去借一宿再处。于是把马颠进林子来。下马定睛四望。见对面山坡下有灯光射出。萧士仁道好了。有人家了。把马牵出林来。跳上去对灯光而走。正是未能勋业标麟阁。先向山中叩草扉。毕竟不知是个甚么去处。且听下回分解。 ·12·

第二十七回

傅应星奉书求救 空空儿破法除沃

诗曰

虚室旌头夜有光。独驱士马向沙场。
金戈铁甲寒威重。白马红缨志气昂。
阴□灭时阳德健。天心正处孽妖亡。
将军功奏明光殿。流得声名四海扬。

话说萧游击匹马穿林。向灯光处找来。只见山坡下茂林深处。现出一所庄院来。倒也甚是幽邃。只见那庄子：

小径通幽。长松夹道。前临溪涧。泠泠流水绕疏篱。后倚层岗。叠叠野花铺满路。寂寂柴扉尽掩。悄悄鸡犬无声。月侵茅檐。屋角老牛眠正稳。霜树古渡。桥边渔叟梦俱清。远看灯影隔疏林。近处梵音盈客耳。

萧士仁过了小桥下马来。将盔甲卸下。捎在马后。走到庄门首叩门。连呼数声。才有人应道。何人夤夜至此搅扰。萧士仁道是过路的。错过宿头。敢借贵庄一宿。里面开了门。

却是个童子。看见萧游击生得魁伟。忙喝道这里是清净禅林。没甚么。你敢是个歹人么。萧士仁道我是过路孤客。迷了路的。并非响马。又见一老姬出来说道。你且在此。待我进去说过再来请你。不一刻老嫗手提灯笼出来。引萧士仁进去。开了侧首一间小房与他住。点上灯道。客官请坐。萧士仁将马牵进来。老姬见上拴盔甲刀枪。惊道爷爷你说是客人。怎么有这行头。必是歹人。萧士仁道老人家。你不要害怕。我实对你说。我是领兵征那白莲教的军官。被他用妖法冲散。迷了路到此的。说着只见那童子出来道。官人说既是位老爷。叫请到草厅上奉茶。官人就出来。童子执灯引到草厅上。只见里面走出个少年后生来。生得眉清目秀。体健身长。头戴纱巾。身穿土绸道袍。见礼坐下。茶罢道。不知大驾光降。有失远迎。敢问尊姓大名。萧士仁道贱姓萧。名士仁。

乃庙湾营游击。奉河台调来收捕刘鸿儒的。早间一阵胜了。

后一阵遇一头陀。交锋只数合。被他行妖法放出火来。后又天昏地暗。走石扬沙。对面不见人。在下只得信马行来。故此轻造惊动。敢问先生上姓台甫。那少年道。学生姓傅。名应星。敝庄唤做傅家庄。不知大人降临。村仆无知。多有得罪。童子摆上酒肴。二人相逊坐下。应星道夜暮荒村。山看野蔌。不足以待贵客。萧士仁道夜深扰静。蒙见留宿。已觉不安。何敢当此。数杯之后。上饭吃毕起身。应星道大人鞍马劳顿。请到小斋安置。二人携手从侧首小门进去。三间小卷。说不尽院宇清幽。琴书潇洒。见壁挂几副弓箭。床头悬一口宝剑。萧士仁称羨道。先生青年积学。涵养清幽。真是福人。我辈效力疆场。对着不啻天壤。应星道山野村夫。愚蒙失学。自分老于牖下。坐守田园而已。怎如老先生干城腹心。令人仰止。萧游击道你先生正青年美质。博学鸿才。何不出而图南。乃甘泉石。何也。应星道学生生来命苦。先君早逝。与老母居此。启迪无人。自幼爱习弓马。书史不过粗知大义。心中却也要赴武场。奈老母独居。无人侍奉。田园无人料理。故尔未能如愿。萧士仁道男子生而以弧矢射四方。大丈夫以家食为羞。就是老夫人在堂。令正夫人必能承顺。田园租税亦有定额。岂不闻立身行道。扬名于后世。显荣父母。方成大孝。且今天下多事。以弟菲材。尚忝列簪纓。

以先生之高才。拥麾持节。可操券而得。学生身列戎行。·14·若肯俯如同往。净此妖氛。共成大绩如何。应星道多承指教。待学生禀过老母。方敢应命。夜深且请安置。草榻不恭。恕罪恕罪。别过进去。你道傅应星是谁。乃傅如玉之子。自魏忠贤去后。数月而生应星。如玉见丈夫不回。抚养儿子长大。几年后老母又亡。应星到十六岁时。就与他完了姻。自己立志修真。把田园家事。都付与儿媳掌管。应星夫妇却也十分孝顺。如玉诚心修炼。也是他夙根所种。已入悟堂。当晚应星来到佛堂候母。如玉道来的是个甚么官长。应星道是庙湾营游击姓萧的。来征白莲教的。将前事说了一遍。如玉道如此妖魔。也恁的利害。应星又将萧游击要他同去剿寇立功的话。对如玉说知。如玉道男子志在四方。你这年纪也该是进取之时。只是建功立业。也要看你的福分如何。你且去安歇。待我替你看看休咎如何。他夫妇归房。如玉参禅入定。天明时应星起来。吩咐备早饭。只听得佛堂钟磬齐鸣。

如玉念早课念毕。拜过佛。应星夫妇才问安。如玉道夜来我已代你看过。此人可以成功。妖氛不久可净。你的后禄也长。只是贼中有三四个会法术的。诸人犹可。有一个女子。十分利害。须去寻个人降他。这壁上有三枝竹箭。是你小时出痘时几危。曾有个道人医好。临行留下此箭。说日后你的功名。就在这箭上。你可取下带去。上阵时须防他飞刀利害。我有书子在此。你可拿往云梦山水帘洞去访孟婆老师投下。你须至诚恳求。他自有降妖之法。此老师性最严急。你却不可怠慢他。小心前去立功。应星领命出来。陪萧游击吃了饭。

整顿鞍马。吩咐妻子早晚侍奉母亲。同萧士仁出门上马。齐奔邹县来。到半路上遇着手下兵丁寻访。同回营中。各官兵俱来参见。说昨晚被沙石打得各不相顾。至二更月上。方各回营。不知老爷在何处过这一宿。萧士仁道我信马而行。投到这傅爷庄上借宿。军士们伤损多少。中军道兵丁虽被打伤。却未丧命。萧游击命谨守营寨。置酒与傅应星接风。忽探子报道。游御史带了江淮三千兵至郟城。遇着贼兵。被他杀得全军皆没。王老爷兵已到了。约老爷明早会剿。萧士仁与傅应星出营到王参将营中相会而回。各营传令。五鼓造饭。

·15·

平明出阵。次早各自出营。摆下阵场。上首王参将。下首萧游击。中间是傅应星。俱是戎装披挂。远远见贼兵纷纷出城。摆定队伍。上首是陈有德。下首是龙胜。中间马上坐的是右军师元元子。头带竹箴冠。身穿素罗道袍。手持宝剑。背上挂一个竹筒。官兵阵上擂鼓催战。龙胜手舞大刀。竟奔垓心。大叫道你们不怕又来送死。王参将把马一拍。一条枪竟奔龙胜。二人战到三四十合。王参将兜回马。龙胜赶来。等到将近。王参将猛翻身一声大喝。龙胜的马被他一惊。前蹄已失。几乎把龙胜掀下来。连忙带起。被王参将一枪刺中左肩。负痛拨马而回。再来追赶。却被陈有德抢出救回。元元子见王参将追来。忙口中念着咒。把剑向东方虚画一道符。那背上竹筒内嗖的一声响。飞出一把雪亮的刀来。竟奔王参将顶上落来。官兵看见一齐逃奔。傅应星看见飞刀。猛想起母亲曾说以竹箭破之。忙取弓搭上一枝竹箭射去。只听得当的一声响。那刀已落去。元元子见了。心中大怒。复念咒飞起第二把刀来。又被应星射落。一连三次。把三口飞刀都射去了。元元子急了。口中又念动真言。忽卷起一阵黑风来。吹得官兵驻扎不定。依旧四分五落。他也不来追赶。忙念咒收刀回去。入得城来。心中闷闷不乐。玉支道仙师动劳。元元子道我的飞刀百发百中。谁知被他射落。费了许多事。才收回来。再取出看时。就如顽铁一般。绝无光彩。元元子道罢了罢了。他不知用甚秽物魔样的。可恨之至。真真子笑道。今夜不得让他们安逸。且闹他一闹。袖中取出一道符来。叫一个头目过来道。你把此符拿到战场拣死尸多处焚之。拨马就回。不可回头。要紧。那头目领命去了。再说官兵俟风过去。各寻路而回。王参将向傅应星称谢道。若非先生神箭。几为他所害。命营中置酒与应星贺功。饮至更深。

·16·

忽听得营外喊声四起。只疑是贼兵劫营。傅应星道此时黑夜玉石不分。只宜谨守寨门。用枪炮箭以御之。只听得人马绕寨喧阗。直至鸡鸣方渐退去。日高时探子才来报道。凡营外中枪中炮中箭的。皆是没足僵尸。并非人马。萧游击道这又是这贼道人的妖法。似此何日才得剿除。傅应星道不难。二位大人守好营寨。勿与交兵。待学生去请个人来破他。于是选了个精细伴当。带些干粮。二人上路奔云梦山来。果然好一座天出。只见：

遮天碍日。虎踞龙蟠。遮天碍日。高不高顶接青云。虎踞龙蟠。大不大根连地轴。峰峦苍翠削芙蓉。洞壑幽深真窈窕。远观瀑布。倾岩倒峡若奔雷。近看天池。浪卷飞绡腾紫雾。满山头琪花瑶草。遍峰巒异兽珍禽。妆点山容。花石翠屏堆锦绣。调和仙乐。疏松丛竹奏笙簧。青黛染成千片石。绛纱笼罩万堆烟。

这山乃鬼谷子修真之所。十分幽秀。与诸山不同。傅应星上得出来。看不尽山中胜景。静悄悄杳无一人。不知孟婆住于何处。来到一座山神庙前。且下马在门槛上小憩。坐了半日。也不见个人影。渐渐日色西沉。正在晷惶之时。只见远远的来了一个小孩子。渐渐走到面前。入庙中来烧香。应星等他烧过香。上前问道。小哥。问你这里有个孟老师父住在何处。那孩子道这里没有甚么孟老师父。应星道孟婆婆。孩子道孟婆婆么。过南去那小岭下便是。应星遂同伴当牵着马走过岭。远远望见

·17·

对面小山下有几间茅屋。下了小岭。来到庵前。真好景致。但见那：

苍松夹道。绿柳遮门。小桥流水响泠泠。老竹敲风声戛戛。传言青鸟。时通丹篆下蓬瀛。献果白猿。每捧仙桃求度索。自是高人栖隐处。果然仙子炼丹庐。

傅应星来到门首。见柴扉紧闭。不敢轻敲。少刻见一青衣女童手执花篮。肩荷铁锄而来。问道二位何来。应星道峰山村傅家庄有书奉致孟老师父的。女童推开门进去。一会出来。引应星进去。到堂上见一个老婆子。怎生模样。但见他：

头裹花绒手帕。身穿百衲罗袍。腰垂双穗紫丝条。脚下凤鞋偏俏。鹤发鸡皮古拙。童颜碧眼清标。仙风道骨自逍遥。胜似月婆容貌。

应星见了孟婆倒身下拜。孟婆上前扶起道。郎君不须行礼。你自何处而来。因何到此。应星向袖中取出书子来。双手呈上。婆子拆开看罢。收入袖中道。原来是傅老师的令郎。请坐。令堂纳福。应星道托庇粗安。孟婆道自与令堂别后。我习静于此。今三十余年。郎君青春多少。应星道虚度二十九岁了。婆子道记得当日在贵庄时。令堂正怀着郎君。

不觉今已长成了。可曾出什么。应星道山野村夫惟知稼穡。未曾读书。且以老母独居。不能远离。近有官兵来征妖贼。有一相知萧公。欲引小侄立功。奈妖术难降。故家母奉书老师。乞念生民涂炭。少助一二。足感大德。孟婆道令堂见教。果是慈悲东土生灵。只是杀戮之事。非我们出家人所应管。

且请安置。明日再议。女童摆上晚斋。吃毕请他到前面小亭上宿。应星心中有事。睡不着。只听得隔壁有人读书。于是披衣起身向壁缝中看时。只见一个童子。只好十余岁。坐在灯下读书。书上尽是鸟书云篆。不敢惊动他。复回寝处睡下。天明起来梳洗毕。女童邀至后堂。婆子摆早斋相待。吃毕。应星又求道。望老师开天地之心。救拔五县生灵于汤火之中。度日如年。惟求俯允。孟婆道妖孽虽横。也是天定之数。那一方该

·18·

遭此劫。数尽自灭。何须我去。应星又跪下道。邹县五处已遭残毁。白骨如山。伤心惨目。渐渐逼近兗州。小庄亦不能保。老师若不大发慈悲。吾母子皆死无葬身之地矣。言罢涕泣不已。孟婆道郎君请起。这事出家人原不该管。但是却不过令堂情意。与郎君爱民之真诚。老身已离红尘。不便再行杀戮。我着个人同你去。管你成功。便叫道空空儿何在。只见外面走进一个小孩子来。向婆子施礼道。母亲有何吩咐。

婆子道且与客见礼。应星看时正是夜间读书的孩子。二人见过礼。婆子道傅家郎君从征破贼。因妖法难除。傅师父有书来请我。你可代我一走。内中两个僧家是劫内之人。不必说的。还有两个道家只可善降。不可害他性命。你可收拾。即同了去。应星想道这样一个小孩子。能干得甚么事。却又不敢言。婆子早已知道。笑说道郎君嫌他小么。他的手段高哩。不要小觑他呀。少顷空空儿收拾了。同应星作别起身。

过了岭来。把伴当的马让与空空儿骑。空空儿道不用。我自有脚力在此。向林子里喝道孽畜快来。只见那林子内走出一只小小青牛来。他飞身跃上。三人同行。不一日到了官营下马。探子早已报过萧王二人。二人领众将出营迎接。进中军帐内相见过。请空空儿上坐。众人见是个小孩子。个个惊疑。傅应星道连日曾交兵否。王参将道连日来讨战。我们皆坚守未出。只夜间被他闹得不能安寝。空空儿道怎么样闹。萧游击道黄昏时。每日都有人马绕寨喊杀。直到五鼓方得宁静。空空儿听了向袖中起了一课。笑道贼婢可恶可笑。此等伎俩。

·19·

也来哄人。等他今晚再来。自见分晓。军中摆了筵宴。众人饮至黄昏时。中军又来报道。营外又来喊杀了。空空儿起身道。同诸公出营看一看。走到寨外。只见四下里乌黑。萧游击叫人点起火把来。空空儿道火把也不能远照。便口中念动咒语。向南方吸了一口气吹去。一霎时天地明朗如白日一般。少顷喊声渐近。细看时原来都是些没头的死尸。皆是战死沙场之人。空空儿把手向空中一招。大风一阵吹过去。来了无数的夜叉。将死尸一个个叉去。众人见了。才各各心服钦敬。回营称谢。宁息了一夜。那真真子见破了他的法。心内大惊。次日领大队出城。分成三座阵势。空空儿道。我们也分三队御之。王将军居左。萧将军居右。我同傅兄居中。也将人马列成阵势。远远见贼兵甚是整齐。只见中军竖着火纛。

上面九个金字。是冲天上将军东平王刘。旗下三沿黄伞。

罩着主帅刘鸿儒金鞍白马。只见他：

金甲金盔凤翅新。锦袍花朵簇阳春。

宝刀闪烁龙吞玉。凛凛威风黑煞神。

左首青鬃马上。坐着护国左军师玉支长老。但见他：

五彩袈裟七宝妆。玉环挂体紫绦长。

毗芦帽顶黄金嵌。手执昆吾喷火光。

右首黄骠马上。坐着右军师跛李头陀。看他怎生打扮：

素色罗袍结束新。梨花万朵垒层阴。
金箍闪烁光灿烂。禅杖狰狞冷气森。
两边摆着二十员大将。各执兵器。后随一班游兵。那左首
引军旗上大书金字。乃清真妙道护国仙师元元子。只见他怎生
妆束： ·20 ·

如意金冠碧玉簪。绛红霞缀簇金纹。
匣中宝剑藏秋水。腹内丹书隐阵云。
左右两员将官乃戚晓张治。引着十数员牙将。右首阵上引
军旗上写的是冲应玉真护国女师。那真真子却也打扮的十分俏
丽：

锦袍护体玉生香。双凤金钗压鬓光。
两瓣金莲藏宝镜。十枝嫩玉绾丝缰。
左右两员将官保护。乃车仁胡镇也。领着十数员牙将。两
边弓弩手射住阵脚。官军营里。门旗开处。拥出一员少年骁将。
侧首马上是一个小小孩童。贼将见是中军。如此两个人。
人人皆笑。两边擂鼓催战。一声炮响。贼营中胡镇张治飞
马出来。官军队里萧王二公接住厮杀。四马踏起征尘。八臂横
生杀气。战有四十余合。张治被王参将一抢刺中左臂。负痛败
回。王参将把马赶来。这里玉支忙念动真言。将剑指着官军队
里。喝声道。疾。只见就地卷起一阵怪风来。风过处奔出多少
豺狼虎豹来。张牙舞爪。蜂拥而来。马见了先自战栗不行。
这里空空儿见了亦念动咒。将衣袖一抖。袖中放出无数火来。
把那些猛兽烧得纷纷落地。细看时却是纸剪成的。
这边跛李在阵上。见破了法。旋将背上葫芦揭开。冲出一
阵黑气来。霎时间天地昏暗。满天的冰块雪雹。打将下来。空
空儿便不慌不忙。向袖中取出一面小杏黄旗儿。迎风一展。
那冰雹应手而散。依旧天明地朗。空空道今日晚了。且待
明日再战。贼兵也自着惊。只得将计就计。各自收兵回营。正
是劝君且莫夸高手。底事强中更有强。毕竟不知来日怎样破妖。
且听下回分解。 ·21 ·

第二十八回

魏忠贤忍心杀卜喜 李永贞毒计害王安

诗曰

千古兴亡转眼过。乱蝉吟破旧山河。
兵临境地犹弦诵。客过商墟自啸歌。
山气青青余故垒。江声点点送寒波。
图王定霸人何在。衰草斜阳一钓蓑。

话表真真子收兵回城。心中郁郁不乐。玉支道胜负常情。
何须介意。且取酒来解闷。席散各归帐中。真真子终是烦恼。
元元子道那人必非等闲之人。高我们一等哩。真真子道我们数
百年修炼之功。被他破了。如何是好。这样一个小孩子。竟有
此等手段。元元子道此人亦是我辈中人。真真子道待我今夜用
摄魂法。弄他一弄。元元子道不可。一则此法未免太毒。二者
恐出不得他的手。反遭其害。且安寝。明日再处。真真子终是

郁郁睡不着。起来秉烛而坐。正自寻思。忽听得屋梁上簌簌有声。抬头看时。只见一个柬帖儿凭空飞下。真真子忙拾起。唤元元子起来。拆开同看。只见上面写着道：

翻云覆雨笑真真。元元山中自有春。

何事不归空着力。却教铅汞送他人。

后写道空空封寄。元元子看毕。大惊道原来是他。真真子

道一向只闻他的名。怎么是这等一个小孩子。元元子道你也数百岁了。怎还这样少年。他是猿公亲授的高徒。为古今剑仙之宗。我等来错了。近来看刘公专以酒色为事。不像个成大事的。不如见机早去。等他破败之时。再要脱身。就迟了。真真子道我们为跛李所误矣。二人遂收拾了。乘夜飞身跃出城来。真真子向怀中取出纸剪的两个驴子来。吹一口气。喝声道起。就变成两个活的。夫妻各跨一头。向南而去。次早萧王二公升帐。请空空儿计较道。昨承仙师破了他法。今日必来死战。空空儿道不来了。此刻已去有千里了。傅应星道师兄何以知之。空空儿笑道。略施小计。彼必远去。昨夜我有个帖儿送与他。他见了知道是我。他必含羞而去。只有那个跛头陀。他若不早见机。今日阵上先结果了他。那和尚越发无能为矣。二公可领兵至城下索战。诱他出战。自有道理。萧王二人便叫传令拔寨起身。把人马齐集城下催战。贼兵见元元真真去了。正在着忙。刘鸿儒道我们所赖者二位仙师。今日不别而行。后事如何是好。跛李大叫道。主公何以自诿。这样没始终的人。说他做甚么。难道没有他。我们就不能成事么。气愤愤的出来。点齐人马。也不带副将。只自己出城迎敌。官兵见有兵马出来。少退两箭之地。只见跛李头陀匹马当先。手持禅杖。高叫道你那个不怕死的速来纳命。这边王参将接住。大战数十合。空空儿取出杏黄旗来望着跛李一展。那手中禅杖。早已坠落。跛李没了兵器。只得掣出戒刀拦住。

萧游击又挺枪夹攻。他如何抵挡得住。欲待要走。无奈二人逼住。难得脱身。于是口中念念有词。弃了马。架起一朵广云腾空而上。空空儿将手中棕扇向上一拂。只见他从空中滴溜溜的倒坠下来。傅应星放马上前。手起一戟。刺中咽喉而死。可怜定霸图王客。化作沙场浪荡魂。贼兵无主。官军乘势掩杀。直抵城下。城中见杀了头陀。不可出战。官兵围住四面攻打。空空儿回到寨中。对萧游击道。如今妖人已灭。

贼众气数将尽。不过指日间可破。我在此无事。要告辞回

山。萧王众人道。感承仙师成此大功。方欲申奏朝廷。题请封号。何以便行。空空儿笑道。山野之人。素不以功名为念。

何须爵禄荣身。傅兄可略送我几步。拱手别了众人。同应

星上马。他骑了青牛。走有二三里。到一林子内。空空儿道承兄相招。幸不辱命。兄此去拖金衣紫。且有权贵引援。富贵自不必说。据我看来。兄命中躯禄不长。须及早回头。方能解脱。若稍贪富贵。祸且不测。切记我言。应星道小弟凡胎浊骨。惟求师兄指教。怎敢贪禄忘亲。空空儿道令堂道行已成。佛果将

证。老兄若肯早早回头。千日之内弟自来接你。
三年之后不能脱身矣。慎之慎之。从此一别。后会有期。
说罢竟入林中。转眼已无踪迹。后人诗曰：
云踪雾迹杳难穷。挥手成功一笑中。
片语投机应解脱。谁云仙佛路难通。
傅应星下马望空拜谢。上马回营与萧王二公计议申文抚按。
一面架起云梯架炮。连夜攻打。直到半月。贼军无粮。夜开北门而逸走。不上二里。遇着王参将引兵拦住。贼兵饥饿。无心恋战。队伍杂乱。尽皆被擒。萧游击入城安民。将刘鸿儒玉支并女眷也淑英等共十七人。俱上了囚车。解上省来。这里大排筵宴。犒赏三军。抚按题名。迟日旨下。俱斩剐于西市示众。
萧士仁王必显傅应星等入京升赏。当日憨山和尚诗上说。
得意须防着赭衣。玉支以为吉兆。今日之着赭色衣。可见数已前定。惟至人先知之。傅应星回庄省亲。将上项事细细说了一遍。如玉道既朝廷命你入京受职。也是你建功一场。你可放心前去。只是你富贵虽有。只是你命薄不能保终。若有权贵来引诱你入党。切不可陷身匪类。图不义之富贵。亦不可说出我来。有个姓田的若问我。只说我已死久了。只说你是三舅舅傅襄之子。早早抽身回来。免我牵挂。媳妇不必带去。 ·24·
留他与我作伴。应星领命。洒泪拜别而去。三四日间与萧王二公一同入京。先到兵部里过堂。与科道衙门参谒毕。田尔耕知道。先具养生名帖来拜。相见坐下。问道亲家是那一位的令郎。应星道先君讳襄。尔耕道哦。原来是三哥的令郎。青年伟器。建此大功。可敬可羨。有一位四令姑母孀居多年。于今安否。应星道久已去世了。尔耕叹息了一回。又问道他曾生了个令郎的。应星道也歿了。尔耕道若论亲家的功。只好授个外卫所之职。此等官清淡。且为人所轻。必须放个京职才好。明日同兄去拜见魏公。他也是府上的至亲。得他的力。留在厂里就好了。明早奉候同行。说毕别去。次早应星回拜。田尔耕留饭。饭后道却好今日魏公在私宅。我同兄就去一见。二人来到魏公府。尔耕先入去。不多时着长班出来。请到后厅相见。尔耕引应星拜于堂下。魏监答了个半礼道。亲家不须行此大礼。应星拜毕。扯椅安坐。忠贤上坐。尔耕与应星东西列坐。忠贤问道亲家是三舅的令郎。令尊去世久了。令堂万福。应星道老母多病。忠贤道四令姑母去世有几年了。应星道有四五年了。魏监垂泪道。这是咱不才。负他太甚。九泉之下。必恨我的。亲家可曾受职否。应星道昨已过了部。尚未具题。尔耕道论功只好授个外所千户。毕竟是在京衙门。方成体面。爹爹何不发个帖留在衙里。魏监依允。着人去说。一面待饭。饭罢。魏监道咱有事要进去。外边若有人问亲家。只说是咱的外甥。二人答应。别了出来。应星方知是忠贤之子。为何母亲叫不要认他。心中甚是不解。想道或者我原是舅舅之子。承继来的也未可知。又不敢明言。
这也是魏监亏心短行。以致父子相逢。亦不相认。如此似

就绝了一伦了。诗人有诗叹之曰： ·25·

不来亲者也来亲。父子相逢认不成。

堪叹忠贤不多义。一生从此灭天伦。

不日兵部奉旨。傅应星授为锦衣卫指挥僉士。萧士仁授为登莱镇总兵。王必显授为松江总兵。余者计功升赏有差。各人谢恩辞朝不题。却说魏忠贤自平妖之后。朝廷说他赞襄有功。加踢他蟒玉表里羊酒。他便由此在朝横行无忌。把几个老内相都不放在眼里。串通了奉圣夫人客氏。内外为奸。内里诸事都是卜喜儿往来传递。惟王安自恃三朝老臣。

偏会寻人的过失。一日因件小事。把个卜喜儿押解回真定原籍。卜喜儿来辞客印月。大哭一场。起身时印月赠他许多金银。又从身上脱下一件汗衫来与他穿在帖身道。你穿这汗衫。就如见我一样。从容几时。等我奏过皇爷。再叫你回来。卜喜儿叩头挥泪而别。忠贤知此事。心中大怒道。我们一个用人。他也容不得。也要弄他去。于是心中要算计杀王安。即便叫过四个心腹老实来。吩咐道你们去如此如此。

四人领命去了。却说那卜喜儿带了一个伴当。雇了牲口上路。

走过三和县一带。尽是山路。行人稀少。心中抑郁。看着一路的山水。正行之间。只见前面山凹树林内跳出四个人来。手持利刃。大喝道过路的快快献出宝来。卜喜儿惊得魂不附体。做声不得。伴当道行李在此。大王请拿了去。只求饶命。四人道行李也要。命也要。伴当见势头不好。撒下行李。先自逃命去了。这里两个人上前将卜喜儿按倒。剥下衣服。手起刀落。斫下头来。可怜二八青年客。血污游魂不得归。四人取了行李汗衫回复忠贤。忠贤将行囊中金珠财物尽分犒了四人。自己将那件汗衫。袖入宫来寻客巴巴。宫人道午睡哩。 ·26·

忠贤走到房内。只见桌上焚着一炉香。面前放着一杯茶。印月坐在榻床上。手托着腮。闷恹恹的坐着痴想。忠贤道姐姐有何不乐。特来问候。印月道不知怎么的一些精神儿也没有。忠贤道想是记挂着那人儿哩。印月道放屁。想谁。忠贤道不想那人。可想那汗衫儿看看么。印月道果是那孩子可怜。又小心又从不做事。不知这老天杀的。为什么不喜他。等迟几日还要取他回来。忠贤道今生大约不能了。只好梦儿中相会罢。印月道我偏要弄他来。看老王怎么样的。

忠贤道我把件东西儿你看看。向袖内取出汗衫来与印月面前。印月见了道。莫不是他没有穿了去。忠贤道我实对你说罢。老王恼他与我们一伙。只说发他回籍。谁知他叫人在半路上将他杀了。我先着人送他去。临死时叫把这件汗衫儿寄与你。代他报仇。印月听了柳眉倒竖。杏眼圆睁。满眼垂泪骂道。这老贼怎么忍下这样毒手。我若不碎剐了这老贼。我把个客字儿倒写了你看。咬牙切齿。忿恨不已。忠贤道你不必发空狠。等寻到个计较。慢慢的除他。印月道我恨不得就吃这老贼的肉。还